

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正過萬重山

～齊魯歷史文化研習營有感

張曉宇 福建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

很有幸能夠入選參加齊魯文化研習營。說實話，剛開始看到招生啟示的時候，我是不夠自信的；我心里想，我一個學近代史的，去參加中古史和歷史人類學主題的研習營，人家能要嗎？所以，這個人呐，就是不可預料。一個人的學問，當然要靠自我奮鬥，但是也要考慮歷史的行程。我絕對不知道，我作為一個在湖建工作的山西人，怎麼就跑到山東去參加齊魯文化的研習營了。劉家峰教授跟我講，“山大都決定了，你來參加吧。”我沒有說另請高明，我也沒有謙虛，我就唸了兩句詩，當然不是“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”，而是“讀萬卷書行萬里路，看大千世界嚐各地美食”，我就抱著試一試的態度，跑來學習了。

到了濟南我學了這十幾天，也沒有什麼別的，大概三件事。一個，學會了“進村找廟進廟找碑”的田野考察方法；第二個，認識了一大幫兩岸三地的青年學術先進；第三個，就是發現了舊米市街《太汾公所碑記》背後所不為人知的一些歷史細節；如果說還有一點成果，就是得到了一個“張天師”的混號，這個對大家認識我有很大的關係。還有我們出去團餐，我們第三組里我也是最能吃的。但是這些都是次要的，我主要的就是這三件事情。很慚愧，就做了一點微小的工作，謝謝大家。

什麼研習營啊學術會議啊，我見的太多了；港臺哪個名校我沒去過？臺大的施昱丞博士，那水平那氣度不知道比我高到哪里去了，我跟他談笑風生。但是像這次這樣時間長強度大的研習營，我還是第一次見。從8月8日到19日，幾乎每天都是六點多起床，晚上十二點以後睡覺；我們等於是坐了共12日的集中營啊。這十幾天的緊張研習中，我們除了上課，還走遍了長清、曲阜、泰安、鄒城、臨清、聊城等等地方；我發現，我走過的山東的地盤，比我走過的家鄉山西的地方都要多啊。我們的學習和討論，也是高強度的，對於大家的體力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。導致我現在有一個好，一見了什麼碑刻，跑的比誰都快；但是寫來寫去的那些個文章啊，畢竟還是圖樣。我感覺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識和水平。長者們教導我們說，要悶聲做大學問，這是墜好滴。我們非常熟悉書面文獻的那一套使用方法，但是對於田野調查，做的還是不夠。當然，光有碑刻，也是不夠滴；我們不能見的風是的雨，看到碑刻內容，我們自身也要判斷；錯誤

的消息，我們再幫它說一遍，等於我們自身也有責任對吧，比如我們就見到一塊1939年為日偽張目的“英靈碑”。我們也不要老想弄個大新聞，說經過這十幾天的學習，就已經學問精進，可以發好幾篇《歷史研究》或者《史語所集刊》了，就能把老前輩們批判一番～這種想法，奈無！所以將來報導上有什麼偏差，我們要負責任的。我們還要繼續努力，不能一曝十寒，那樣子是不行的。

詳細論之，我最大的收穫就是，我一個學近代史的，也初步學習、實踐了歷史人類學的“進村找廟、進廟找碑”的優良的學術方法；正如8月16日我們的小組彙報所展示的，一則小小的太汾公所碑刻，在我們的仔細挖掘下，能夠收穫多麼豐富的資訊；如果有足夠的史料，引進利用跨學科的思維，積極運用大數據史學、E考據，商業網絡分析、量化研究等等的方法，我們會獲得多麼豐富的信息啊。收穫這麼大，我想，要不要再來十天？我想對於大家而言，都已經是“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”啦。

而另一個巨大的收穫是——如果我下面寫的有冒犯之處，還請大家原諒——如果隔著網路，我們大陸人民會認為整個臺灣島內都佈滿了綠油油的生物；但是，面對面交流的時候，我們才會發現，大家都是有血有肉，有知識有內涵有文化有禮貌的學界同道；大家有著共同的喜怒哀樂。比如，雄三誤射，你憂我也懼；當然也不排除廈門人民盼望它能飛過來降降房價的心理。所以，我們兩岸青年要多多增進交流，才能為未來增加互信，減少誤判。我本人以前是學法律的，就在此再引用幾句法律條款吧。根據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》之<前言>，『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……』，這說明兩岸處於統一前之狀態；根據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》第十一條兩岸關係條款，『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……』可以知道，中華民國領土分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兩部分。所以，我們至少目前也是中華民國憲法上的大陸地區人民，歡迎大家來到中華民國大陸地區。值此兩岸官方交流機制停擺的當下，我想用一句詩句來形容我們的活動：

『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正過萬重山』。

當然，能不能過得去，也得看肉食者諸公啦。很慚愧，收穫這麼大，但只做了這麼簡短的總結，謝謝山東大學，謝謝中研院史語所，謝謝香港城市大學歷史系，謝謝國母基金會，謝謝小蔣總統基金會。這也是我第二次參加小蔣先生基金會資助的活動，受益匪淺，這錢花的總比買了飛彈強啊。謝謝大家，您們給我們搞的這個研習營，一顆賽艇！